

# 重逢 日记

菡子

著

当代名家散文丛书



中国文联出版社

当代名家散文丛书

# 重逢日记

蒯子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重逢日记/菡子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8. 11  
ISBN 7-5059-3073-7

I. 重… II. 菡…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15025 号

书 名	重逢日记
作 者	菡 子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薛燕平
排 版	北京文籍激光照排厂
印 刷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96 千字
印 张	9.125
版 次	2003 年 3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3073-7/I·2326
定 价	17.90 元

# 但得夕阳无限好(代序)

——与菡子书

袁鹰

去年冬天作协五次代表大会在京西宾馆相晤，本是一次畅叙的良机，可惜日程太紧，时间太短，匆匆握别，忽忽又已一年。今年八月你来信说“从医院出来以后，一直活在‘脚要坏死’的阴影里，心中怏怏不乐，却没有泄气，不得不与命运抗争，抢着做事，马上学会了电脑，已敲出一个中篇《红叶无恙》，又编《重逢日记》一册。”放下信，就想到你这几十年来在“与命运抗争”中，往往是个强者，而任何艰难、挫折、坎坷，总是会被强者所踩碎的。近几年，先后收到你寄赠的自选散文集《记忆之珠》和那本图文并茂、别具一格的《故园行》时，我都曾这样想过。如今，《重逢日记》将要成集的形式与读者见面了，怎不为你欣喜呢？

坦率地说，这些年来，每次在北京、上海同你晤面、通信，除了谈近作、问平安以外，我总是有意识地避免去触动你那根最敏感最纤细也最容易引起隐痛的心弦。伤痕是由历史造成的，就让它随着岁月流逝渐渐淡化泯灭吧。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我们这一代本来就是交织着承担幸运与不幸的一代。每次看到你豪爽、豁达、乐观的神情一如往昔，或者与我们共同的朋友沈文英、秦秋谷两位大姊谈到你近况时，也都为此感到宽慰和赞赏，于是就将惦念之情只放在病中起居、家中需要人陪伴照料这类事情上面去。但是，今年春天读到你在《当代》上发表的《重逢日记》，我们不少朋友的心灵都不由自主地涌起一阵阵悸动和震

撼，从那长长的篇幅里看到感觉到又熟悉又不甚熟悉甚至过去很少接触到的东西。

你在偶然的情况下住进医院，竟会同分离了四十年的 LM 不期而遇。他已经三次中风，语言行动都极为困难，很可能就在那里走完人生最后一段日子。“住同一医院，病房只隔一层扶梯”的你几乎天天去探视，在病床边静坐一会，给他以慰藉和温暖，于是就产生了这本日记。从头到尾，流泻在字里行间的，是那么浓郁、浓烈、浓厚的情，是那么真诚、真挚、真切的爱。两颗原本紧紧拥抱的心，经过四十载隔绝之后，晚岁重遇，感情的火花重又迸发美丽的光辉，炽热如火，又澄澈如水。你说这是“分离四十年后重逢于医院，渐渐地又产生了炽热的感情，心境却潜移默化，进入清水净土的大千世界。”这是多么难得的境界！不说别的，单看病床边相互倾诉彼此的感觉，他在语言不流畅的状态中还能同你交心，互相谈到对方的优点：LM 想了好久，分两次说出：“我有许多话想对你说，说不出来。……可以谈的人很少。”你写道：“我猜出他要说什么，马上接着说：我不怪你，你也没有遗憾！他流泪了……”“我们就是这样无怨无悔大胆地也是默默地对观着……”“每天的对观拉手，我们彼此都读懂了：没有四十年的分离，甚至并无感情上的裂隙，在我们一生的感情生活中，存在过的就是我们两个人……”“是的，没有什么欲望，就是这样一种境界，是我们过去散步长谈的情景，没有私念，谈的也是天上人间。但愿真有天空中的世界，我们一同飞去……”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读到此处，掩卷遐思，遥想病房情景，我也禁不住眼眶潮湿，鼻子发酸。

你曾给 LM 读《廊桥遗梦》中金凯寄给弗朗西丝卡的遗书，你说他“听得很投入”。也许他听到“虽然在我们相会之前也不

知道对方的存在,但是在我们浑然不觉之中有一种无意识的注定的缘分,在轻快地吟唱,保证我们一定能走到一起。”“多少年来,整个一生的时间,我们都互相朝对方飞去。”这一类句子时,会受到触动,联想到一些往事,一些情愫,但是我想,其实这是两回事。你和 LM 之间经历战火纷飞中患难相依、生死与共的感情和缘分,岂是廊桥上那两个偶然邂逅的中年男女所能比拟的?远远不能。那位美国作家又怎会理解中国革命情侣如此纯洁高尚的情怀呢?绝对不会。你说是不是?

LM 终于走完他一生中最后一段旅程。我想,他是没有遗憾也不会有遗憾的。毕竟,黄昏时分,还在金色的池塘里沐浴过一段璀璨的、温馨的余晖,未尝不是一份意外的幸福。你送别了 LM,也绝不会留下多少憾意。

你当时写的是日记,没有当作文章写,更没有当小说写,却成为至情至性的好散文,因为它是从心田深处汨汨地流出来的,就像鲁迅先生说的:从水管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真的美的散文,不需要着意做作,摒弃堆砌雕琢,将一切绚烂都归于平淡。

回想上海解放后见到你初来黄浦江畔时,草黄色军装还带着战场的硝烟,军帽下齐耳根的短发,完全是三野文工团员的模样,一开口,也没有胶东苏北口音,完全是太湖韵味。戎装江南女儿的印象,我一直保持至今。战士的豪情和女性的柔情,时时或同时溶化在你的散文中。你的文字向来朴素无华,天然去雕饰,像一位江南山野的村姑,一身青竹布衣衫,头上插一朵鲜红或者淡黄的野花,想说就说,想笑就笑,想哭就哭。1953 年春天读你的《从上海来》,1957 年底读你的《黄山小记》,直到十年大动乱结束后读你在茅山根据地纪念陈毅和张茜同志写的

《长江横渡》，我都有过同样的感受。收入你这一本集子里的近年散文，山水小品文晶莹清澈，口角噙香，怀人伤逝文情真挚，感人肺腑，仍是你一贯的情怀，一贯的笔墨，一贯的风格。

看到你在《重逢日记》的说明中用了“夕阳西下的时候”几个字，不觉引起一些感触。回想我们最初相识的五十年代，都才三十出头。有一阵你在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工作，正是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华年。岁月催人，星移物换，几番风雨过后，满头青丝都换成鬓发如霜，竟然不知不觉间过了所谓“古稀之年”。按时下说法，“七十不稀奇，八十多来兮”，似乎尚在有为之年。看到许多已登耄耋高龄的前辈仍然笔耕不辍，近来读到冰心老人的散文集《我的家在哪里》，季羨林教授的随笔集《赋得永久的悔》，还有柯灵、金克木几位先生的新作，思想之敏锐，见解之深刻，风骨之坚劲，很难见到有什么衰颜老态，实在叫人敬佩不已。比起他们来，则后生如我辈有何资格言“老”，宁不愧煞？虽然体力精力渐不如以前，然而回眸来路，咀嚼人生，仍觉有不少事可以做，应该做，才不负在这个极不平凡的世纪中滚了大半辈子，也才不枉在这条长河波涛中呛了那么多水。你不是说还有一批题目待写、还有散文集要编吗？那么，就快点从“脚要坏死”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吧。即使夕阳西下，也没有什么可唏嘘的。朱自清先生晚年有诗云：但得夕阳好，何须惆怅近黄昏。他是反李义山原句之意而用之的，我一直很喜欢这两句，它比原诗更有意思，更有味道。现在借来奉赠，愿共勉之。

97年岁暮，北京

# 目 录

代序——但得夕阳无限好 .....	袁 鹰 (1)
1. 《重逢日记》 .....	(1)
2. 关于《重逢日记》的说明 .....	(21)
3. 致 LM .....	(23)
4. 独立小屋 .....	(25)
5. 心曲 .....	(28)
6. 玉树临风 .....	(31)
7. 忘我 .....	(64)
8. 双足的命运 .....	(66)
9. 我的少女时代 .....	(68)
10. 我的拐杖 .....	(77)
11. 我的奇遇 .....	(79)
12. 飞鱼 .....	(83)
13. 我的男同学 .....	(85)
14. 1965年越南之行 .....	(90)



15. 拍摄“第一次”的角色 .....	(111)
16. 春雪 .....	(115)
17. 喜潮 .....	(117)
18. 梦乡天目湖 .....	(121)
19. 白云就是妈妈 .....	(124)
20. 听松 .....	(128)
21. 排排坐 .....	(131)
22. 水仙 .....	(134)
23. 太湖之梦 .....	(137)
24. 纯姐 .....	(141)
25. 韧子 .....	(148)
26. 景云与我 .....	(150)
27. 暖冬 .....	(155)
28. 阮波的乡居 .....	(158)
29. 靳以的女儿 .....	(162)
30. 美丽的动物 .....	(167)
31. 天空随记 .....	(173)
32. 园中 .....	(179)
33. 他明明还活着 .....	(183)
34. 座右之铭 .....	(192)
35. 哭于畊 .....	(195)
36. 悼仲武大哥 .....	(200)
37. 十年祭 .....	(203)
38. 国宝之外 .....	(206)

39. 山水之情 .....	(209)
40. 童年风俗画 .....	(212)
41. 菡子 .....	(215)
42. 关于生老病死 .....	(216)
43. 暮年小记 .....	(219)
44. 母校和植园 .....	(221)
45. 拜见老师记 .....	(223)
46. 出生地 .....	(228)
47. 我的消费 .....	(230)
48. 一股傻劲 .....	(233)
49. 神交 .....	(236)
50. 七个铜板 .....	(238)
51. 金蔷薇啊, 金蔷薇 .....	(240)
52. “盲厨师”的故事 .....	(243)
53. 投入书中的世界 .....	(246)
54. 我读《铁马冰河》 .....	(249)
55. 八山十七水 .....	(254)
56. 《溧阳》序 .....	(257)
57. 如诗如画 .....	(259)
58. 访谈录 .....	(261)
59. 晚晴乡恋 .....	(268)
<b>菡子与我</b> .....	江林 (273)
<b>跋——</b> .....	(278)

# 重逢日记

前记：与 LM 分离四十载，现住同一医院，病房只隔一层扶梯。

每天写一点，涂了《重逢日记》，遵友人之嘱，摘要抄之。

1995 年某月某日因腰肌劳损入院，当晚 8 时 LM 的护工老杨敲门来谈，知道他在照顾 LM 的一切，感到亲切。第二天 9 时他推 LM 来，彼此呆呆地注视，见他哭出来的样子，我手足无措，如他为我而动容，我的心也是震颤的。毕竟在我十八岁的时候，他就看中了我。他已三次中风，想到他要在此走完最后的日子，我不能无动于衷，我们原是一对未伤感情的夫妻。

这半月是如此的忙，为了弄清病情。经过护工们一再地传递消息，我终于证实我的思念与 LM 的思念一致。

今天才去陪他半小时，剥了桔子给他吃，试着

交谈，他很难说连贯的话。时常要劝止他的哭泣，他还是有感情的。（10月27日）

大约此后的一天，小宋带了女儿小戈来，我们一同上楼去看 LM，他高兴得哭了，小戈以一个基督徒为他祈祷：你会好的！诚心诚意。我说我们 1954 年与小宋在无锡相识，已是四十年，他忙纠正：四十一年。他的准确令人惊疑。

局老干部办公室送来五盒洋参丸，下午四时提前去看 LM，拿到什么东西都首先想到他。他很清楚地说：我正要找你。

我注意到他坐的藤椅，还是五十年代的，已是从南楼找来的第二把椅子，藤发黑，网了不少红白相间的塑料绳，留着破败的痕迹，座位有些倾斜。我马上想到他有一天会从椅子上跌下来。他不能再跌了呀！再看他的衣服也脏了，他随着我焦急的目光不安起来，裸露的小腿在抽筋，我第一次听见他嚎了（他本有会喊的老头的称号），我非常伤心。他应该有一把安全的椅子，给他度过余生一半的时间，可以从家中拿来，还有狗皮褥子，我知道家里有两条别人的赠物。为此我说服老杨，不顾一切苦苦地哀求医生、护士长、可以代我说话的病友，最后 LM 自己也说：换。可是他还是一天天地坐在那张破藤椅里。以后我晚上去，宁肯看见他躺着。

躺着的他，没有病容，童颜鹤发，面色红润，睡眠、胃口都好，说不定什么时候能说出一大堆话、站起来走路。我一句一顿地把这个想法告诉他，他笑不敛口，我逐渐萌发要为他塑造完美形象的想法。他是爱美的，前几天我听到他的嚎，也许正是我看到他窘态时的不安。普希金受伤后，不愿妻子看到他

的伤容；罗曼罗兰写到与忘年交梅森堡夫人最后的相见，老人因疼痛难堪，发作时都去另室回避，还说：这不是我的罪过。我理解这种心情。（11月8日至14日）

给他带去影集，开了床头的灯，为他翻阅。映入眼帘的是我的青年时代，电视节目中《作家与画家》的编者挑选出的一套照片，大都是与LM共同生活的年月。他像初识我时那样注视着影集中的我，喃喃地发出声来，说这些照片珍贵，要好好保存。只有较近在深圳的两张，虽说穿着与从前差不多，但他说不像我，他只肯保存我年轻时鲜亮的印象。

还有一张他与我的合影，他自然注意到了，我们守着默契，不说什么，不问从什么意义上去看，这是一张圣洁的照片。

他欢迎我去给他读散文。以后下午6时至6时45分去作开启他心灵的阅读。也许浑浑噩噩更好，没有记忆，不动感情。（11月17日至19日）

给LM读《廊桥遗梦》中罗伯特·金凯寄给弗朗西丝卡的遗书。那时LM正坐在藤椅上。

现在我很清楚，我向你走去，你向我走来，已经很久很久了，虽然我们相识之前，我们谁也不知对方的存在，但是在我们浑然不觉之中，有一种无意识的注定的缘分，在轻快地吟唱，保证我们一定能走到一起。就像两只孤雁在神力召唤下，飞越一片又一片广袤的草原，多少年来，整个一生的时间，我们一直都

在互相朝对方飞去。

LM 噙着泪水，听得很投入。我们彼此都觉得在读自己的故事，不问有多少不同，那意境只存在于我们之间。这本书原是文风要带上楼去看的，文风在洗澡，就到隔壁去看 LM，他一见我就挥手示意，引出了这段文字。如果他能阅读就能自救了。在我劝他为最后的日子中有安全感不留遗憾时，他冷静地问我：我们能活多少日子？（11月20日）

我给他看了手纹，安慰他说：你是长寿的，妈妈活到人瑞之年。有时他似不知不觉也不想，失去完整的记忆，如果这样对他合适，这未尝不是一个境界。可他为什么老要呐喊呢？

女人痴，没药医。分开四十年了，还不时把他与自己联系起来，1962年回到S城，与他同住一个城市，虽不见面也觉得踏实。九十年代初在出国探亲大潮中，他已病过，我怕旅途的劳顿会使他旧病复发，弄不好也许就走了，心中惴惴不安。花几个晚上，把他几十年前写过充满激情的信件日记默写出来。以后都收在我的小说中，这小说就永远留下我们的生死恩情。

现在我看着他（好像从来没有这样亲近的相视），问道：我们是谁？他竟把有那样悦耳音调的 LM 赠给了我，而他却是用的我的名字，一再地肯定，还俏皮地笑着。我也笑着承认了。这又是什么境界呢？（11月21日）

过了一个月之后，他又确认世界上有两个 LM，一个是我

一个是他。几次说出我的名字都很柔和，可不久又否认，他不能容忍世上只有一个孤独的我。

他说什么都忘了。我说忘了我不要紧，但我不能忘你，那会使我们更苦。他想了一会儿说：我最记得的是你！但他说不清楚，要证实昨天我没去，老杨说 LM 曾要他来找我。他痴痴地望着我，我见犹怜。这个年轻的老人，上帝早就宽恕了他的一切。

6 时多就去看他。他还是想我去的，谈谈过去的事情，他说不要忘记的好。谈的过江前我们与史沫特莱一起行军。夜渡长江在我们心里大约是最美好的时光。

忽然觉得去看他是天经地义的，是我们两个的权利。

这样短暂的见面，也觉得分离的艰难，问他我可以走否总是摇头。坐了比平时多一倍的时间，久久地看着对方，只能是对我。我拢着他银丝似的头发，往下看见一张轮廓分明没有皱纹的脸孔，高粱鼻爽，丹唇包着紧闭的嘴。不时吐出几个字。我向他说起自己的写作情况，他的反应是：喔，写得不少，我要看！我能看。天真得令人伤心。

我们就是这样无怨无悔大胆也是默默地对视着。（11 月 23 日至 27 日）

最近常去看他，得到的反馈：他好多了，不再是会哭喊的老头。

“人家都说我好么！”我前几天说了他许多好话，充填了他记忆中的空白，喜不自禁。今天见面就主动问我。“是的！”我重重地说出这两个字，还点着头。我列举他的优点：真诚（他

要哭了)、是非分明、不说假话、待人热情。

“我对你也是这个感觉”。不知他怎么想出来的，说得很清楚。

我说所以我们是好朋友，几十年如一日。算起来相识已是五十七年了。

LM想了好久，分两次说出“我有许多话想对你说，说不出来。”“可以谈的人很少”。

我猜出他要说什么，马上接着说：“我不怪你，你也没有遗憾！”他流泪了。他想看一本书，但我听不清他说的书名。我看了表，“一忽儿就一个钟头，7点了。”

他忍着什么，无力地说：“你走吧。”后来我注意到他爱拉我戴表的手，既喜爱又恐惧我戴的手表，包括浅棕色的表带。

他并非剑眉亮目，但有魅力，两片薄薄的嘴唇紧闭着。耳鼻口眼以及眉毛的组合无懈可击。分散了看有女性的影子；整个看他是个纯正的男子。不问坐着和躺着，看出他都是个长个子。过去我好像没注意这些，只觉得他的品貌很耐看。八十岁病到如此，还保持原有的风度，也是难得。我没有向他表达这些的能力，我这样凝视着他，他心中也已明白。不过他极愿我能说出来，我说了句大白话：你真好，老得不难看！讲出后大家都很羞涩，随即笑呵呵地。

这几天断断续续地仍谈老人的话题（其实是隐喻我们的生和死）。我还是诚恳地劝他坦坦荡荡地去，毋抱遗憾之心。我也逐渐明白起来，如我能留下一个长篇，不问经受多少坎坷，也是毫无遗憾的。

活着究竟为了什么呢？不就是无愧于心吗！

另一个话题谈我的创作、出书，人们的反应，我的抱负以



及与他的关系：我的艺术感受大都来之于你，或者说得到你的指点和认可，才形成了我。他听后连声叫着：啊，啊，啊，你不容易！像讲对他的好评一样强烈。忽然问我：我们怎么相识的？我说1939年我过江发烧时你怎么待我。他忧郁了，有时抽泣，脸上一片乌云，我又好好劝他：以往是美丽的，有什么挫折也过去了，现同住一个医院，得闲来陪陪你，唤起你想唤起的记忆；谈谈你想知道的事情，我们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他沉默良久，答应我走了。（12月3日至10日）

今天实在兴奋，画册的初样拿来了，校正稿可以明天来取。我马上想到送上楼去给LM看，我为他一页页翻继仙的画和我的文字。他仔细看了《致LM》，流着眼泪，好像完全能领会的样子。“懂么？”“懂的。”默契似的对答。

我又特别读了末后的两句：

你是我终生的朋友，我在逐渐认识你的价值，也感到自己的幼稚可笑，但我重新塑造你似的人物，将是我生活的老师，我终生感激你，特别到了夕阳西下的时候。

LM仔细看了一幅在夕阳下的银白色的芦苇，他的眼里也是一片光明。

我去迟了，他盼得紧。见我坐到他身边，他带着哭音说：“高兴，高兴。”我穿了镶边的白毛衣，他说：“你今天真好！”“什么好？衣服好？”我说。他无限柔情地说：“什么都好。你不是要我换换衣服？”我想起前几天和以往他常提起的话题，心酸酸的。

今天说我和他的名字都很清楚，好像交了很好的答卷。又作了发自内心的叮咛：你要照顾自己，还要请个好好的阿姨。